

Hot-Blood Series

012

铁血 文库

宋毅◎主编

征途一万三千里

——苏定方在公元659年

布拉格之冬

——三十年战争前期的捷克战场

半狮半狐的罗马枭雄

——幸运的苏拉发迹史

哈布斯堡的大洋利剑

——一战时奥匈帝国的海军战列舰

时代文艺出版社

宋毅
毅品文

铁血文库

— *HOT-BLOOD SERIES* —

012

宋毅◎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血文库. 012 / 宋毅主编.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387-5462-9

I. ①铁… II. ①宋… III. ①战争史—世界 IV. ①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11751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方伟
助理编辑 胡军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张月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铁血文库 012

宋毅 主编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 / 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230千字 印张 / 12.25

版次 / 2017年8月第1版 印次 /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9.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三十年战争是近代早期的一场重大战争，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历史的发展进程。1618年，发生在捷克（旧称“波希米亚”）的“掷出窗外事件”标志着这场大战的正式爆发。传统上，人们把捷克阶段视为三十年战争的第一阶段。《布拉格之冬——三十年战争前期的捷克战场》一文，将与读者一起回顾这一阶段的风云动荡，用原始材料还原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剖析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

公元659年（唐高宗显庆四年），大唐西部边陲烽烟四起，已近古稀之年的唐朝名将苏定方披挂上阵，于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翻越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在青海孟达天池和中亚伊塞克湖先后击败了吐蕃和葱岭诸国军队，征程的直线距离超过6500公里。欲知详情，请观《征途一万三千里——苏定方在公元65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哈布斯堡王朝麾下的大洋利剑——奥匈帝国海军的战列舰编队，驰骋大洋、浴血疆场，为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成长到强大，从奋战到投降，奥匈战列舰的传奇经历，可谓动人心魄。这些曾经称霸一时的海上巨无霸，其巨舰、大炮的雄姿吸引了无数世人的眼球。若想深入了解一战时期这些大洋先锋的具体性能及其四处征战的铁血生涯，还请阅读和细品《哈布斯堡的大洋利剑——一战时奥匈帝国的海军战列舰》一文，以重温奥匈帝国海军战列舰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公元前1世纪初的罗马共和国正处于鼎盛时期，骄傲的军团之鹰已经飞遍了整个地中海沿岸，当时罗马人目光所及之处已经看不到任何可能威胁到共和国的势力。但在共和国的内部却正酝酿着一场危机，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两大阶层为争夺权力、土地、财富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最终爆发为毁灭性的内战。而苏拉，则趁机凭借个人的能力与运气登上高位，踏上了人生的巅峰。精彩内容，还请看《半狮半狐的罗马枭雄——幸运的苏拉发迹史》。

CONTENTS

目 录

布拉格之冬

——三十年战争前期的捷克战场 / 汪枫 001

征途一万三千里

——苏定方在公元 659 年 / 棘背龙 029

哈布斯堡的大洋利剑

——一战时奥匈帝国的海军战列舰 / 雄魂 051

半狮半狐的罗马枭雄

——幸运的苏拉发迹史 / 章毅 093



布拉格之冬

——三十年战争前期的捷克战场

作者：汪枫

一、炙热的土地

德意志的纷争

众所周知，在16世纪的欧洲，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引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宗教改革运动；而且，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诸侯林立。当这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时，帝国的政治局面就更加复杂了。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调节了帝国内天主教与新教的关系。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17世纪后，一些不和谐的火花仍然随着教派间的摩擦而噼啪作响，并且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一场燃烧了30年的大火，留下了一堆堆断壁颓垣。



- ◎ 1500年，神圣罗马帝国划分了6个行政区（称为“圈”）；1512年新增了3圈，又把萨克森圈分为两部分，所以共有10圈。瑞士、北意大利、波希米亚、帝国直辖领地等不在圈内

如果鲁道夫二世没有当皇帝的话，他的日子会悠闲很多。他是文艺和科学的赞助人，著名的天文学家第谷和开普勒曾经为他服务。他也沉迷于炼金术、占星术等神秘文化，还喜欢搞收藏，难免给人一种不务正业的感觉。而他在位期间，帝国的内外局势却相当复杂（见文末附录的大事年表），比他优秀的皇帝遇到这么多烦心事恐怕也会焦头烂额。

1607年，鲁道夫对多瑙沃特自由市实施“帝国禁令”。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这里的市民多为新教徒，而当地的一名修道院长却以天主教的方式进行了宗教游行。居民认为受到了冒犯，进而引发了暴力冲突。8月3日，皇帝宣布多瑙沃特的市政当局和社区不受法律保护。站在君主的立场上看，对叛乱者实施惩戒是合情合理的。但是，鲁道夫偏偏画蛇添足，派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去执行“帝国禁令”。公爵领兵进入这座城市后，将其并入了巴伐利亚。也就是说，作为第三方的巴伐利亚却获得了最实在的利益。更严重的问题是，天主教诸侯公然吞并了新教地区，这足够让帝国的新教诸侯们焦虑不安。次年，新教方面成立了同盟。又过了一年，天主教联盟

亦告成立，与新教分庭抗礼。

1609年，一场更加激烈的对抗上演了。是年，于利希-克莱沃-贝格（Jülich-Cleves-Berg）联合公国的公爵去世，引发了多人对继承权的争夺，鲁道夫也介入其中了。皇帝派他的堂弟利奥波德大公占领了于利希，而诺伊堡公爵之子沃尔夫冈和勃兰登堡选侯^①都是新教徒，他们暂时联手抵制来自天主教的竞争者（鲁道夫是天主教的坚定捍卫者），站在他们背后的还有英格兰、荷兰和法国。等皇帝退出后，这两位新教候选人便开始翻脸。沃尔夫冈为了“化解”争端，提出迎娶勃兰登堡选侯的女儿，然后再继承联合公国。这个要求明显是占了两份便宜还卖乖，选侯一怒之下抽了沃尔夫冈一巴掌。这“啪”的一声把沃尔夫冈送到了天主教阵营，也让他得到了西班牙和天主教联盟的支持。最后，双方瓜分了联合公国，争议告一段落。

在于利希的继承危机中，西欧主要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已经有了欧洲大战的苗头，可以将其视为三十年战争的一次预热。由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过早身亡，由于鲁道夫二世被其他事务转移了注意力，由于争议双方最后找了个妥协之法暂时缓解了危机，才没有让三十年战争提早9年爆发。

导火索在哪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列强已经见证了两次摩洛哥危机和两次巴尔干战争，缺的就是一个引爆火药桶的“萨拉热窝”。那么，引发17世纪那场欧洲大战的“萨拉热窝”又会哪里呢？

是尼德兰吗？在这里，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②的战争早已开始，既具有民族独立性质，也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还有新旧教之争的宗教性质。

是奥地利吗？从1600年起，维也纳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就经常展开巷战。据说，新教徒经常骑马冲进天主教堂，天主教徒也以牙还牙。人们走在街头也常会遇到某个阵营的首领倒在血泊中的情况。

① 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有7大选侯：美因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边区伯爵、帕拉丁伯爵、波希米亚（捷克）国王，他们能够选举“罗马人的国王”。16世纪前，“罗马人的国王”需经教皇加冕才能成为神圣罗马皇帝。是故，并非所有的“罗马人的国王”都登上了皇位。

② 哈布斯堡家族此时统治着西班牙、奥地利等地，在近代还长期把持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

是匈牙利^①吗？鲁道夫在这里反击宗教改革，对新教贵族攫取教会地产的状况实施调查，而“归还”的教产却落入了哈布斯堡家族之手。他派往匈牙利的雇佣军横行霸道，佣兵头目巴斯塔一边大肆搜刮，一边声称“必须要用铁棒统治匈牙利人”；卡绍城防长官甚至用大炮威胁新教徒放弃教堂。1604年，匈牙利爆发了由信奉加尔文派的斯特凡·博赤卡伊领导的起义或叛乱（至于它到底是起义还是叛乱，就要看站在谁的立场上）。

但是，三十年战争的“萨拉热窝”不在尼德兰、匈牙利这样的斗争前沿，也不在前文所述的多瑙沃特和于利希，更不在奥地利这个哈布斯堡大本营，而是在波希米亚（捷克）。

波希米亚是一个庞大而繁荣的王国（虽然没有强大到能够保障国家完全独立），也是一片炙热的土地。它有着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却长期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体系内。11世纪末，波希米亚公爵弗拉季斯拉夫因支持皇帝亨利四世，被授予“国王”之衔，但仅限本人持有而不可世袭。从1198年开始，波希米亚成了世袭的王国。13世纪中后期，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出现了长达20年的大空位，于是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野心勃勃地要去竞争皇位。他实力雄厚，彼时亦兼任奥地利公爵、施蒂利亚公爵、卡林西亚公爵和卡尼奥拉边区伯爵。但是，可能是由于他太过张扬，不知道“闷声发大财”的道理，所以最终成功当选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一世^②。于是，鲁道夫和奥托卡之间爆发了一场重大战役，也是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一次较量，这就是1278年的马尔希费尔德战役。奥托卡不幸阵亡，而奥地利、施蒂利亚等地因此落入哈布斯堡家族之手，直到1918年一战结束。

从中世纪盛期开始，波希米亚国王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侯之一，足见其重要地位。14世纪的卡尔四世是第一个当上皇帝的波希米亚国王，著名的《金玺诏书》就是由他颁布的。但是，长期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带给捷克人的可能并不是罗马般的荣耀，而是沉重的历史负担。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一个世纪前，波希米亚已经诞生了一位改革先驱——胡斯。胡斯的殉道激起了捷克人民的义愤，随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胡斯战争”（1419—1434）。为了平定胡斯派“异端”，神圣罗马帝国曾多次借“十字军”之名而实施讨伐。战争期间，捷克人发泄着他们的反德情绪，境内的很多德意志人成了牺牲品。200年后，胡斯战争的历史几乎又重演了一遍，只是更加复杂、更加惨烈。

① 此时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匈牙利只是匈牙利的西部和北部，且未被并入神圣罗马帝国。匈牙利大部仍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控制下。

② 鲁道夫一世被选为“罗马人的国王”，但并未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

1526年开始，哈布斯堡家族便长期把持波希米亚王位（此前哈布斯堡家族曾两次取得过波希米亚王位，但不连续）。现在，我们的故事再次转回到鲁道夫二世——他是神圣罗马皇帝，也是波希米亚国王。

掷出窗外事件

鲁道夫二世也在波希米亚反击宗教改革，路德派和加尔文派都被打压了，这破坏了他父亲（马克西米连二世）曾经的许诺，触犯了波希米亚贵族自古以来的自由权。然而，哈布斯堡家族的内争暂时削弱了王权的力量。

1608年2月，鲁道夫之弟马提亚意欲篡位，在普雷斯堡^①与匈牙利和奥地利的等级议会缔约。摩拉维亚随后也加入。马提亚答应恢复新教徒的权利，承认等级议会的政治地位，他还向波希米亚发出了邀请。

波希米亚等级议会趁鲁道夫危难之时，希望能够待价而沽。当贵族们的要求提交到鲁道夫手上时，国王要求给以时间进行考虑，议会要求他尽快回答“是”或“不是”。鲁道夫一开始想要花招——批准一部分，推迟一部分。但是这一举动引起了武装示威。当时有马提亚大军的威胁，鲁道夫的选择余地并不多。在与弟弟的博弈中，鲁道夫最终同意把匈牙利、恩斯河两岸的奥地利和摩拉维亚让予马提亚，承认他为波希米亚王位的继承者。马提亚撤军后，鲁道夫召集了波希米亚议会，但却仍然对臣民的要求闪烁其词。

1609年5月，捷克人自行召集了另一场议会，任命了30名执政官，并征召了一支军队，由图尔恩伯爵等3人担任将军。7月，鲁道夫颁布了《圣诏》（Letter of Majesty）：保证信仰自由，承认建立教堂和学校的权利，允许议会任命24名宗教辩护士。西里西亚（波希米亚的属地之一）也获得了类似的让步。此刻，在捷克人看来，仿佛一切都已经平安无事了。

然而，鲁道夫并不想履行城下之盟。为了反击，他搬来了雇佣军。据说，鲁道夫故意扣发军饷，迫使他们进行劫掠，他的堂弟利奥波德大公也加入了其



① 这幅鲁道夫二世的另类画像并不是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画作，而是绘于16世纪末。它融合了鲁道夫本人和维尔图努斯（古罗马神话中掌管四季与植物生长之神）的形象

① 普雷斯堡：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匈牙利首都，又名“布拉迪斯拉发”，今为斯洛伐克首都。

中。1611年，兵痞们向布拉格进军。但鲁道夫告诉议会他并不知情。于是，议会转而请求马提亚相助，而图尔恩伯爵甚至冲进宫中扣押了鲁道夫。马提亚很快来到，且受到了热烈欢迎，不久便成为波希米亚国王。

然而，马提亚也是天主教徒。在那个年代，一个天主教国王与一个新教王国能够“兼容”吗？正因为这一不确定性，鲁道夫才把最后的希望押在马提亚与议会的分歧上，但他却发现马提亚对议会的要求一概批准，包括随时随地召集会议之权、财政与军政的独立权、罢免高官之权、与匈牙利和奥地利结盟之权。鲁道夫歇斯底里地握拳大骂道：“布拉格！忘恩负义的布拉格！我这么抬举你，你却冷落你的赞助者！愿神的诅咒和复仇降临在布拉格和整个波希米亚。”这应该是捷克人自被哈布斯堡统治以来最为得意的日子了。

1612年，鲁道夫在失望中去世，马提亚当选为神圣罗马皇帝。跟他的前任一样，马提亚对新教的让步都是政治上的策略，不代表他真想付诸实施。据说，他任命天主教教士进入新教教堂，迫使新教徒为天主教服务。然而，也有学者认为，马提亚是个好心人，他推行反新教措施是由于耶稣会士的狂热鼓动。

另一方面，波希米亚的激进派也在活动。议会在1615年出台了一些带有反德情绪的决议（比如把德语排除出官方交际和公共场合），尽管图尔恩伯爵这样的激进派领袖也算半个德意志人。

由于马提亚膝下无子，而他现在的年龄也不小了，所以继承人的问题又被摆上了台面。根据罗伯特·维克斯的《波希米亚史》的说法，马提亚本来是拒绝堂弟斐迪南成为继承人的，无奈哈布斯堡家族的两大分支（奥地利分支和西班牙分支）均认可斐迪南。1617年，斐迪南被预定为波希米亚国王。但是，这位斐迪南是个铁杆的天主教徒，且早就在自己的领地上不遗余力地反对宗教改革。斐迪南曾经询问耶稣会士，承认《圣诏》是不是一种罪过？耶稣会士“机智”地回答他说：“颁布是有罪的，但接受是无罪的。”所以，斐迪南心安理得地成了波希米亚的国王。从他上位的那一刻起，悲剧就注定了。

1618年5月23日，星期三，这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一天。斐迪南的两名宠臣以及一名秘书被图尔恩伯爵等激进派领袖推出了窗外^①。“掷出窗外”既是源于《旧约·列王记》中恶妇耶洗别（Jezebel）被人推出窗外致死的典故，更是向波希米亚自己的历史致敬——

^① 在5月25日发布的《辩护书》中，波希米亚叛乱者的措辞还是比较谨慎的。《辩护书》把责任推到耶稣会等反新教势力上，但没有指责皇帝或国王。例如：“我们的目的绝不是反对最尊贵的皇帝陛下”，“我们相信亲爱的本地天主教朋友是不会反对我们的，因为我们对破坏《圣诏》者的惩罚是正当的”。

1419年的第一次“掷出窗外事件”宣告了胡斯战争的爆发。图尔恩宣称：“我不是要做你们的领袖，而是要做你们危难中的战友。这场危难不是把我们导向幸福和自由，便是把我们导向光荣的牺牲。若是在决定抛去枷锁时动摇不定，你们的出路就只有一条——死在刽子手的手中。”起义者（也可以说是叛乱者）选举了30名执政官组成临时政府，驱逐了布拉格大主教和布劳瑙修道院长，取缔了耶稣会。

二、精巧的迷宫

捷克鼙鼓动地来

1617年末，皇庭从布拉格转到了维也纳。“掷出窗外事件”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了。马提亚很清楚，自己当年的让步壮大了新教徒的声势。而斐迪南作为强硬派的总代表，向皇帝提交密信称：“自波希米亚引入异端以来，我们看到的只有暴动、反抗和叛乱。天主教和君主已经表现出了宽容与温和，这些宗派（新教）却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暴力、越来越无礼。”但马提亚却仍踌躇不决，也考虑过大事化小。

1618年6月18日，皇帝向波希米亚发表了公开信：“朕无意废除《圣诏》和宗教协议，也不愿任何人这么做……进而言之，朕一贯主张，也仍然主张，保护所有等级的特权与自由。”“所有臣民，无论信仰，应停止以言语或行动互相攻击，而应如朋友般和平相处。”同时，皇帝也警告说：“任何人均无理由以地方特权、《圣诏》、条例、自由和法律为托词进行武装。朕亲切地命令你们，解散已征募的军队，避免更多损害和花费，避免平民遭殃。”“波希米亚王国的所有士兵一经解散，民兵一经退出，朕就会做出回应，停止朕的征兵活动。如果朕慈父般的警告和正当的命令被无视……朕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朕的权威。”总的说来，这封公开信措辞谨慎，留下了很多回旋余地，是典型的官腔。

斐迪南本想借此事件占据政治制高点，与新教一决高下，但马提亚不果断的态度让他失望了。7月20日，他公然逮捕了马提亚的温和派宠臣克利斯尔。到了这一步，斐迪南的野心就暴露了。马提亚不免感慨，自己当年对鲁道夫所做的事，如今又发生在自己身上——真是“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6月中旬，波希米亚议会写信向新教同盟求助。新教诸侯的反应是什么呢？信奉路德派的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说，他虽同情波希米亚的事业，但叛乱是件严重的事。有人问他该怎么做？他回答说：“去帮忙灭火。”信奉加尔文派的帕拉丁选侯腓特烈对波希米亚持

鼓励态度，但暂未光明正大地出手。这年夏天，卢萨蒂亚、西里西亚和上奥地利加入了波希米亚阵营^①。

很快，由布古瓦和丹皮尔指挥的帝国军开始出发，8月13日抵达波希米亚边境。执政官大惊，向议会提出征收新税、扩大征兵等要求。对于征兵一事，议会并无异议。至于税收问题，在正式讨论之前，议会多数成员就已经故意提前回家了。历史学者萨缪尔·加德纳评论道：“不妨将这一日，也就是8月30日，视为波希米亚贵族的自杀日。”

幸好哈布斯堡家族树敌太多，所以波希米亚暂时还不会失败。萨伏伊公爵卡洛·埃曼纽尔派出了由曼斯菲尔德指挥的军队。曼斯菲尔德早年曾为天主教势力服务，但从现在开始，他成了新教阵营的主将之一。他一到达波希米亚，就参与围攻了由天主教势力把守的城市比尔森。大约同时，图尔恩伯爵正在牵制布古瓦的部队。11月9日，在洛姆尼采战役中，图尔恩打败了布古瓦；21日，被围困两个月的比尔森向曼斯菲尔德投降。冬季的到来使战争短暂地平息了下来，但反而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因为无所事事而又饥肠



① 萨布拉特战役

^① 1619年夏，摩拉维亚和下奥地利也加入了。

鞭撻的军队会疯狂地实施劫掠。在三十年战争中，双方的军队都有烧杀抢掠的恶习。

1619年3月20日，马提亚驾崩。6月5日，图尔恩打到了维也纳城下。斐迪南就在城内，他在叛军的威胁前始终坚守城池。不久，丹皮尔的骑兵奇迹般地前来救驾，而波希米亚军由于缺乏粮草和弹药，又未能如愿看到城中发生内乱，最终悻悻而退。6月10日，曼斯菲尔德在萨布拉特战役中被古瓦打败。同时，萨伏伊公爵与波希米亚的通信在战场上被缴获并公之于众，公爵感到有损颜面，遂不再提供支援。虽然形势有所逆转，但叛乱仍处于扩大阶段。7月31日，波希米亚与其属地（西里西亚、卢萨蒂亚、摩拉维亚）签订了邦联条约，不久又与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签订了联盟条约。8月22日，邦联宣布废黜国王斐迪南。

腓特烈称王

8月26日，坚持选君制传统的波希米亚决定将王位授予帕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腓特烈早就开始为叛军提供经济和武器支援，但王位一事非同小可，他犹豫了许久。无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理由都是充分的：接受的话，会导致帕拉丁卷入一场必定扩大的战争；不接受的话，波希米亚一旦崩溃，其他新教邦国难保不会沦为天主教的目标。

据说，波希米亚曾经考虑过5个王位候选人：丹麦国王、萨克森选侯、萨伏伊公爵、特兰西瓦尼亚亲王、帕拉丁选侯，但最后偏偏选中了腓特烈。他才23岁，缺乏政治和作战经验；虽然他有一块领地（上帕拉丁^①）与波希米亚接壤，但他很少来到这里。有人评论道：“此人从未目睹过战场，连死人都没见过……更加了解园艺而非战斗。”但腓特烈也有个“优点”，就是人脉广泛，例如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是他的岳父，荷兰军事家莫里斯是他的舅舅。捷克人认为这张复杂的关系网意味着足够的援助，而他自己也有点儿飘飘然了。他的妻子和克里斯蒂安^②都怂恿他接受王位，但他的母亲、詹姆斯一世、萨克森选侯、巴伐利亚公爵都劝他不要接受这个自讨苦吃的差事。在矛盾的建议中，腓特烈做出了一个年少轻狂的选择——接受波希米亚王位。他的母亲悲伤地说：“他正在把帕拉丁搬到

① 上帕拉丁 (Upper Palatinate)：位于巴伐利亚与波希米亚之间，与帕拉丁选侯的主体领地——莱茵帕拉丁 (Rhenish Palatinate) 在地理上不相连。

② 克里斯蒂安：是安哈尔特亲王，兼上帕拉丁总督，也是新教阵营的得力干将。他曾狂言：“当匈牙利、摩拉维亚、奥地利和西里西亚都在我们这边时，除了在波希米亚、巴伐利亚和一些主教区，哈布斯堡家族就再无抵抗我们的力量。按常理说，我们将会强大到不仅能够抵抗它们，还能改革整个宗教界，让其臣服于我们的信仰之下。”



◎ 腓特烈二世

波希米亚。”

这是三十年战争由地区冲突转向欧陆混战的一个关键步骤。一时间，欧洲政坛议论纷纷。教皇不无讽刺地说道：“他（腓特烈）让自己陷入了一个精巧的迷宫中。”科隆大主教兼选侯忧心忡忡地写道：“如果波希米亚人真的打算撇开斐迪南并选立一位敌对国王，那就准备打一场20年、30年或40年的战争吧。因为西班牙人和奥地利皇室^①宁可调动他们在世界上拥有的一切，也不愿放弃波希米亚。”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愤愤不平地写道：“波希米亚乱局显然是为了消灭天主教信

仰。因为帝国内的异端选侯与诸侯如今把波希米亚王冠完全从奥地利皇室夺走了，以便交给一个异端分子，从而在选举团体内占据多数，这样就能选出一位异端皇帝。”萨克森公爵兼选侯约翰·乔治也是新教徒，但他警告腓特烈：不要指望能战胜哈布斯堡。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波希米亚新教徒都是支持造反的。当地一位新教徒曾写道：“我们违背了誓言，把代表国王前来的贵人抛出窗外，没有让他们祈祷，更别说让他们自我辩护了。皇帝马提亚和国王斐迪南仍然赐予我们和平、宽容、权利、特权和法律解决的途径，我们却不愿意听从他们……无论输赢，我们的命运都将是沉重的。如果我们赢了，曾经帮助腓特烈的人将会饥渴地寻求土地和金钱，代价则由我们承担；如果我们失败了，就要承受皇帝的怒火。我们还有什么好期待的？”

11月7日，腓特烈举行加冕礼后，为了阐明立场，他发布了一篇文告，解释了接受王位的原因：

1. 我感受到了上帝在整件事中奇迹般的存在与坚定的作用，因此我既不能也不应该反对上帝的旨意与召唤。况且我完全相信，波希米亚王国及其属地的诸等级有很多重要的、既定的、合法的、充分的理由使政府发生设想中的更迭，以便更可靠地确保他们古老的自由权利。

2. 同时，我进一步考虑，若对此神圣使命置之不理，那么我大概会因后续的

^① 奥地利皇室：即哈布斯堡皇室，下同。

流血牺牲和国土毁灭而受责备——尤其是被福音宗教^①的信徒们责备。如果对手成功地达成目的（包括对波希米亚国家及其同盟的压迫），我就给了对手把武力转向我及帝国内其他福音邦国的机会。

3. 此外，我不得不权衡并考虑，如果可贵的波希米亚王国——它毕竟是帝国中的可敬一员和抵御外部国家的壁垒——没有立即得到援助，它及其属地恐已落入其他外部势力之手，并完全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帝国脱离。我既不能也不该允许这种事发生，不仅仅因为我对深爱的祖国——帝国所拥有的责任和忠诚，也因为帕拉丁选侯家族和波希米亚王国之间古老而传承的联盟。

他是这样平息帝国诸侯的疑虑的：

我在上帝面前以良心作证，我向来完全满足于选侯地位和继承而来的伯国与领地。因此，我不求高升，也不曾尝试以武力或其他任何行动获取波希米亚王位，这一事实已由选举我的各等级公开见证，并将继续见证。而且，鉴于目前悲惨的局势，我也没理由这么做。接手一个沦于此种境地的王国比拒绝一个和平的王国更需要下大的决心。如果放弃王位将使这场罪恶的战争得到制约，使可贵的和平真正到来，或者使整个罗马帝国^②完全得救，那么，我不仅将完全放弃波希米亚王位，也乐于尽最大努力实现这样的和平。

帝国反击战

现在我们再来看天主教一方。图尔恩的维也纳之围解除后，斐迪南立刻赶往法兰克福参加神圣罗马皇帝的选举（斐迪南作为波希米亚国王，有一票之权，可以投给自己）。等他当上皇帝后，掌握的力量只会比现在更加强大。最后，他全票当选，这一天是8月28日，即波希米亚选择腓特烈的两天后。奇怪的是，腓特烈居然也投了斐迪南一票。

据说，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曾提议：此时波希米亚不在斐迪南之手，因而他不能以波希米亚国王身份参与投票，等波希米亚问题结束且他重获王位时才能进行选举。该提议本来可以赢得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合作，但腓特烈不信任萨克森选侯，导致约翰·乔治怒

① 福音宗教：指新教。

② 此处的罗马帝国是指神圣罗马帝国，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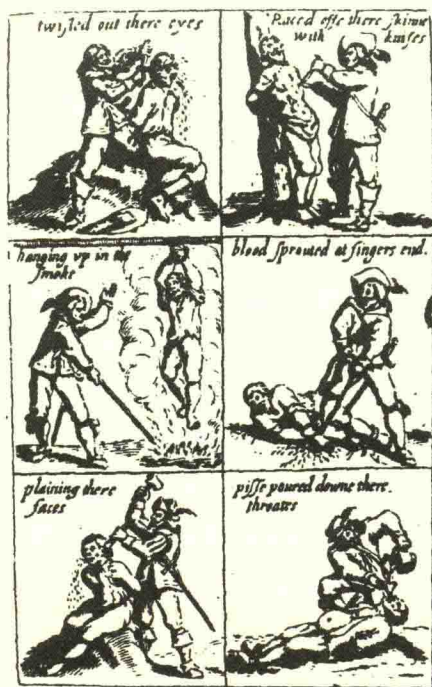
而支持斐迪南。腓特烈既提不出合适的候选人，也不希望被众选侯孤立，为了求稳起见，也只能选择斐迪南。

斐迪南从法兰克福来到巴伐利亚的慕尼黑，在西班牙大使奥尼亚特的协助下，与马克西米连公爵（天主教联盟的盟主）讨论合作事宜。10月8日，双方签订了《慕尼黑条约》，斐迪南得到了天主教联盟的支持，而公爵有权在奥地利获得战争所需的补偿。马克西米连想要的还不止这点儿特权，他还要获得帕拉丁的领地以及选侯资格（当然，这是后话了）。

新教诸侯的态度又如何呢？6月，新教同盟会议决定召集军队，但仅限于自卫。11月的另一次会议上，支持腓特烈接受王位的人寥寥无几。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对女婿的冒险活动也没有太多兴趣，他更愿意充当调停者。萨克森选侯虽信奉新教，但对腓特烈称王也颇有微词，因为得到了波希米亚就等于多了一个选侯资格。一人持有两票，未免太便宜腓特烈了。

腓特烈接受波希米亚时，形势恰好有所好转，这也许更让他相信自己是神的宠儿。11月，特兰西瓦尼亚亲王拜特伦·加博尔率军横扫匈牙利，并与图尔恩联手，再次围攻维也纳。12月，奥斯曼土耳其也提供了军事援助。

第二次维也纳之围时，西班牙大使奥尼亚特也在此处，并向国内发回了急件。其实，“掷出窗外事件”后不久，西班牙就开始向皇帝提供资金。但西班牙也有自己的苦衷：如果不援助的话，新教就有望控制住神圣罗马帝国、削弱哈布斯堡的势力，并在地缘上威胁西班牙在意大利和尼德兰的利益；如果援助的话，又可能会陷入一场与西荷战争同样旷日持久的冲突。但是，维也纳第二次被围攻的消息传来后，西班牙开始考虑进攻莱茵帕拉丁（也就是腓特烈的老家），这有助于解除维也纳的燃眉之急，并能预防前去打击波希米亚的帝国军遭到帕拉丁的背后袭击。最后，西班牙决定派遣由斯皮诺拉率领的2万士兵，自尼德兰南下帕拉丁。这是



◎ 三十年战争中的各种暴行